



74
6270
14



74
6270
14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淮南子



去五味均平箴

原道

夫道者覆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故
達於道者處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衆不害也
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
能與之爭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
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峻峭筭筭繁用

羣書治要 卷第四十一



者非致遠之御也。離朱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天賦而賦，地賦而賦，四時賦而賦。

本經

凡人之性，心平欲得則樂，歌舞節則禽獸跳矣。有憂則悲哀，有所侵犯則怒，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鐘鼓管簫所以飾喜也，衰經苴杖苴麻所以飾

舊無和字補之

哀也。金鼓鈇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為之文。古者聖王在上，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足人給，父慈子孝，兄良弟順，天下和洽，人得其願，故聖人為之作禮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不能贍其用。愚夫蠢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意，乃始為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則失樂之本矣。古者

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力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矣夫三年之喪非強引而致之也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弛晚世風流俗敗嗜欲多而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矣古者天子一畿千里諸侯一同百里各守其分地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暴虐萬民亂政犯禁者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卜其子孫

本注作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

以代之天子不滅同姓諸侯不滅國自古之正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而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而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馬牛繫人之子女毀人之宗廟徙人之重寶流血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為主也故兵者所以討暴也非所以為暴也樂者所以致和也非所以為淫也喪者所以盡哀也非所以為偽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為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為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為主用

兵有術矣而義為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矣

主術

壹動作壹度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壹動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喻道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前導耳能聽而執政者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舉無過事言成文章而行為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

政作正

罰喜怒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

前旒所以蔽明冕冠也前旒冕前珠飾也黈纁充耳所以揜

聰黈纁所天子外屏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

聞作聽

則所在者近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目安視則淫耳安聞則惑口安言則亂三關者不可不慎

守也

夫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可用也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也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信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

舳舻作
幹舟

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炤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亦遠矣。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舳舻浮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服騊駼。原國名在益州西南出千里，馬騊駼野馬。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出險阻，由此觀之，則人智之於物淺矣。而欲以炤海內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

疆，則人才不足以任明矣。然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濕，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然天下之物，無所不通者，其灌輸者大而斟酌者衆也。是故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守也。

主道圓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者也、臣道方者、論是處當、為事先唱、守職分明、以立成功者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得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中工可以追速、是故聖人之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詘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賢主

因下舊無其字補之

之用人、猶巧匠制木、大小脩短、皆得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奚毒附子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竹木草莽之材、猶有不棄者、而又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而鄉邑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麋之上山也、大獐不能跋也、及其下也、牧豎能追之、才有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

其所下舊無以字補之

天地之數作天
下之大數
有作或
從或作
并
人事作
隩突

任一而大重有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於豪釐之計者必遺天地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事之舉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捕鼠也今人之才有欲平九洲從方外存危國而乃責之以閨閣之禮人事之間或佞巧小具脩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鬚毛而以刀伐木也皆失其宜矣

人主之賦歛於人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

無民字

欲舊作

上改之

香作美

社作剪

民饒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非不麗也然民無窟室狹廬窟室則明主不樂也肥醲甘脆非不香也然民無糟糠菽粟則明主不甘也匡牀衽席非不寧也然而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則明主不安也故古之君人者甚憐恤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豐穀登乃始懸鐘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

革斧鉞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所以効喜也。衰
經營屨所以喻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象於
外者也。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下則不
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
勤財匱君臣相疾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
笙彈琴瑟是由質介冑而入廟被綺羅而從軍
也失樂之所由生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
是故君人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
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各因其宜所以應時脩
備富利國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能目見
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
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
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乎欲利之也故
堯爲善而衆善至桀爲非而衆非來矣。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
能欲多而事欲鮮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
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有戒慎之銘過若毫釐

欲諫之
欲作敢

而既已備之矣。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武王克殷，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無故無新，唯賢之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其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矣。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之於明堂。由是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

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

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

子之通智過萇弘，萇弘周景王之史臣，通天下鬼方之術也。勇服孟

賁，孟賁衛人。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

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夫聖人之智固已

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以

少矣，其所事者又多，故動而必窮矣。

繆稱

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

皆亂治猶理也節猶事也以體喻也故其心治者枝體相遺遺忘

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各得其所無所思念

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

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

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居殊矣

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世莫不舉賢賢其

非自遁也求同于己者遁失已未必賢而求與已

同者也而欲得賢亦不幾矣幾近也

居作各

其所行之快性
作其性之所快
人上有
凡字

齊俗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拯舉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

人於患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

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

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不在而不可

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

矜偽以惑世仇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也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人性

無上不字

欲平嗜欲害之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
治身則失以治國則敗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
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
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
清意平物乃可正

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聞哭者而笑何
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無所載於哀樂故水激則波
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
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測矣四夷

測作既

九州服矣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
謂是與所謂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今吾欲擇
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
孰是孰非客有見人於季子者季子子賤也客出季
子曰子之所見客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僂也
僂慢談語而不稱師是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
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
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之容一體也或以為

季或作
宓註同

舊無治字補之

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見之異也故趣舍合則言忠而益親身疏則謀當而見疑也親母為其子治挖秃血流至耳見者以為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豚所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圓於杯水即橢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圓有所橢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

事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

脛者使之踏鑿

長脛以蹋挿者使入深

疆脊者使之負土

脊疆者任重也

眇者使之准

僵者使之塗因其俛也各

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

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

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擎輕重不失銖兩聖人

弗用而懸之乎權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

任而求之乎浣準

浣準水望之平

何則人材不可專用

而度量可世傳也夫待要褻飛兔而駕之

要褻飛兔

絡慕作
毛嬌註
同

皆一日則世莫乘車待西施西施絡慕萬里也古好女也則終身不家矣然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

足者因其所有而遂用之也

治國之道上無苟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

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

然為行者相揚以高揚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

極於雕琢器用遽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

寶調文者遽於煩繞以為慧爭為詭辯久替而

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

遽或作
遂作處
繞作繞

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

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

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道民也不貴難

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彊者無以

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

身衣食饒裕奸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

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

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眾無用

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

渴作寒

天下之淳以清爲濁、人失其情、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倫之、夫乘奇伎爲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爲苟得者、不免乎饑渴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且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廢業、饑之本也、女功不繼、寒之源也、饑寒並至、而能無犯令干誅者、古今未之聞也、故江河決流、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

隆作豐

高丘、輕足者先、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人溺、尚猶哀之、況親戚乎、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卽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火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隆則欲省、求贍則爭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刑不能禁也、道應

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魏惠王已成王甚悅

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王曰可行耶煎曰不可

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

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

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

在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此之謂也

趙襄子使攻翟而勝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

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

喜上舊有以字

去之

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

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能終日今趙氏之德行

無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

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

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

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

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

齊王后死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

王之意薛公田嬰因獻十珥而美其一且日因問美

之意

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悅遂重薛公故人主之嗜慾見於外則為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宓子治單父三年

宓子子賤也

而巫馬期

巫馬期孔子弟子也

往觀化焉

微視之

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問焉漁

者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必行此術也

汜論

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則可以正治矣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聖人作法而萬民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

舉拘禮之人不可以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度必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也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今儒墨稱三代文武而不行也是言其所不行也儒墨之所言今皆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不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精而無補於主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鬼魅無信驗而狗

馬切於前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主不行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如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萬乘之國無破亡者矣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就其

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其不殺文王於牖里，嘗試處強大之勢，而脩道德之論，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慮乎？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諸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即必或繼之者矣。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著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強大而終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

嘗試作二君

著作以王二字

人之所以王，而反益已之所以奪者，趨亡之道也。

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趣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治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視而留志也。

治作名

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唯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夫物之相類者，世

君子作
仁一字
下同

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
故狠者類智、而非智也、狠慢也、愚者類君子、而非
君子也、鷷者類勇、而非勇也、使人之相去也、若
玉之與石也、葵之與莧也、則論人易矣、

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善
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
情辭餘、無所誘慕、脩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爲
善者易也、越城郭、踰險塞、篡殺矯誣、非人之性
也、故曰爲不善難也、今人之所以犯囹圄之罪、

伯作階

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欲無厭、不脩度量之
故也、何以知其然、今夫陳卒設兵而相當、將施
令曰、斬首者拜爵、而曲橈者要斬、然而隊伯之
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
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
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有人乘船而遇大風者、波
至而恐、自投水中、非不貪生而畏死、惑於恐死
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欲、亦猶此也、故達道之
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不弃、非其有不索也、恒

盈而不溢、常虛而易足。今夫溜水足以溢壺、楛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此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

詮言

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釋道而

任智者必危、弃數而用材者必困、有以欲多亡者、未有以無欲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失者也。故智不足以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不德、所殺者不怨、則近於道矣。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則所有者亡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矣。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也、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

之歷山而海內從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使
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
尺地之有乎故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
為物不損則益動有為也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
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

說山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
船土言若絀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
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儉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舊脫說山字加之尤作有

人間

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
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
也千里之堤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
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莫蹟
於山而蹟於垤蹟蹟也垤封也是故人者皆輕小害易
微事是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倦
倦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夫之巧猶不能生
也俞夫黃帝時醫

夫作附註同

間或作
聞下及
注同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材下而位高
 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賢主不苟
 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繆伯攻鼓弗能
 下中行繆伯晉
大夫鼓比翟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
 餽間倫
晉大夫請無疲武丈夫而鼓可得也繆伯弗應
 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
 為弗取繆伯曰間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間倫
 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
 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所

用之

秦族

聖王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
 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四
 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
 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
 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外寧
 矣大王廩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携
 幼扶老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

舊無處
邠至攻
之六字
補之
舊無令

之二字

補之

季作密

漁舊作
畝改之

為食駿馬之傷也，飲之美酒，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季子治單父，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田漁皆讓長。長者得多。而斑白不負載。斑白，鬚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質堅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人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彊，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有精氣所與之，故總道以被民，而民不從，誠心弗施也。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者；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因循則大矣，化而欲作則小。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班，因其好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室家樂，妻子教之以孝，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悵，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蒐振旅，以習用兵。蒐，簡車馬也。

入學序，以脩人倫，此皆人所有於性，而聖人所匠成也。

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墨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

墨作曾

人作之

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人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其皮爲龍文聖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瘡流血之患，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各以小大之材。

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於其以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大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也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

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申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僻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興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觀行者於其終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也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智者不安爲勇者不安

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爲之本而後可立也智能躋馳百事並作聖人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不中者謂之小人人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闕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

人下有
一字

誦詩書則聞識必博矣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惠害道小辯害治苛峭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遵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德樸素故民無慝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家老異糧而食之殊器而烹之子婦跣而上堂跪而酌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娉納而取婦紱纒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可以

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告於以禁姦非
 不較也然而不可行者為傷和睦之心而構仇
 讎之怨也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
 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
 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穢愚者惑於
 小利而忘其大害不可以為法也故仁智人材
 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智者知人也
 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三代之所
 以昌也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

材也伎藝畢極三材也巧文辯
 惠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

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

走先馳馬
 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齊王建任
 用后勝之

計不用淳
 于越之言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二

者不立雖察惠捷巧不免於亂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鹽鐵論 新序

鹽鐵論

行遠道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為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君之銅鐵，以為金鑪大鐘，而不能自為壺鼎槃杆，無其用也。君子能因

本書政
作正

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
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
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
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
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食疑受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
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紂有三仁而
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
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

不得作
而不

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見從行不得
合者也

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
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
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
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
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罪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
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矣曾子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者覩鳥獸挂罽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皙之僞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徙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乎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故富民易與適禮

古者政得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於內聲聞于外為之於下福應于天周公在上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

為之作
為善

歛作檢

孰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歛也為民父母見饑而死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王者崇禮施德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弃

禮下有儀字

也今萬方絕國之君奉贄獻見者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宜設明堂辟廱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之戲炫耀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也昔周公處謙讓以交卑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故辭越裳之贄見恭敬之禮也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日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升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

充下舊有以字刪之

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驢
 騾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
 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今
 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而明
 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
 喻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也是以
 聖王以賢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昔晏子修之樽
 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
 益於存亡矣

海春作

宛春

天寒乎

哉云云

七字作

天寒哉

我何不

寒哉

衛靈公當隆冬興眾穿池海春以諫曰天寒百
 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乎哉寒乎哉
 海春曰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
 飢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為言
 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
 上漏下濕者之痛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
 納新者不知有且無暮稱貸者之急也乘堅驅
 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勞也匡牀
 薦席侍御滿側者不知服輅輓舩登高絕流者

者下有
之字

推作距

之難也。衣輕煖，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長城。眺胡代，向清風者，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推敵方外之死亡也。東向仗几，振筆而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箠楚之痛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輜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搏，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閑。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

道徑衆民，不知所由也。法令衆人，不知所避也。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童婦，咸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捫焦，不能禁，非網

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羣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滋多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教也。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漫、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鈇鉏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

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教、禮周教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伏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維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乎。今廢其德教、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

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斷爲良、醫不以多刺爲工、子產殺一人、刑二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能緩追以

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

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寬則下親其上政嚴則臣謀其主晉厲以幽二世以弑惡在峻法之不犯

和作恩

嚴家之無捨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和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以慰怨毒之人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或以下
六字本
書同疑
有誤

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贍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

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而求其無失何可得也故疲馬不畏鞭箠疲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有益乎

任作行

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殺是虐民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任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也嚴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趙

高之計深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人多者為忠斂民悉者為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知死不再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聞不一朞而社稷為虛惡在其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新序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勸

舊無厚
字補之

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
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
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為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
吾與處歡樂之、不見則戚、雖然吾終無得也、其
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
拜筦蘇為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恭王之謂也、孔子曰、朝聞道
夕死可矣、於是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
寤者也、

本書為
徒作又
死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祖推車、而虎會
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羣臣皆推車、會獨
擔戟行歌、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
者、其罪何若、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
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會曰、身死、妻子為徒
若是、謂死而又死也、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
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
子曰、何若、會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
謀、辨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智者不為謀、則社

稷危辨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以會爲上客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出之次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爲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爲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

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

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隣國隣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撮治

撮作撮

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天，成王任周邵，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亂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

變作更

穆用之而霸，楚不用子胥而破，吳王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變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而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以敗。此的的然若白黑也。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

以作謂

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以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妬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或不肯用賢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己不明而聽衆口也故譖訴不行斯爲明矣

魏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也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共自邯鄲反讒口果至矣遂不得見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人乃相與俱行見鄒忌曰狐白之裘補之以

三辭之
辭作稱

弊羊皮何如忌曰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曰
方內而園缸何如忌曰諾請謹門戶不敢留客
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
如忌曰諾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淳于髡等三
辭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辭而去
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殼弩欲射之道
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
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君止
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

龍作襲

年作歲

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大旱三
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凡吾所以求
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
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也為有
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
射殺之無異於虎狼矣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
入郭門呼萬年曰幸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獸吾
獵得善言而歸

無數字

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矰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殲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矣文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人君之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曰維鵠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矣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

侯作而

侯有悅色文公曰吾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武子曰處上位而不卹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車載老古與俱歸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蒺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蒺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矣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蒺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

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白頭深目長壯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於是乃自詣宣王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掃除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

三作二

而見之。但揚曰：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
 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
 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
 難，內聚紆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故
 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
 陵崩隤，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
 玉，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
 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進於左右，邪僞立於本
 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沈湎，以夜續

舊無翡翠二字神之

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
 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
 王掩然無聲，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
 乃壹聞寡人之殆，幾不全也。於是立毀漸臺，罷
 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
 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爲王后，
 而齊國大安，醜女之功也。

有司請事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
 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

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則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任周邵刑措不用用衆賢故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有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

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隣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齊桓而功不及五伯者何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也然而名

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齊，賓胥無善補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

齊作縫
補作純

謀作諫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子處此故也，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謀，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也。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身，今之君子聽其言而弃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也。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

曰趙武乎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

身所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爲賢也平公曰善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甯戚見說桓公以全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而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賢也

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成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問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興兵而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

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而功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

子張見魯哀公，見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百舍重趺，不敢休息，以見君。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也。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

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臧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王左右顧曰賢者亦有此樂耶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人之上者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無以粟於是倉

費上有
為字

利作計

糝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暴背而耕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米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利而不知大會也周諺曰囊漏貯中汝獨不聞耶夫君者人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耶鳥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耶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國矣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鬚飾冠帶顧謂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佞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佞過於淄水自鬪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鬚飾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佞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曰佞臣臨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二人也王能

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臧孫行猛政子顛非之臧孫召子顛而問曰我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事耶曰能事矣臧孫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盡能之子尚何非耶子貢曰子法矣好以害人子廉矣好以驕上子能事矣好以陵下夫政者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法不可以苛天性然也故曰罰得則姦

下則疑之楚史注作之

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由此觀之子則賊心已見矣獨不聞夫子產之相鄭乎其論材推賢舉能也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問其小疵有大功者宿惡滅息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使之以義修法練教必遵民所樂故從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順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其罰審其賞明其刑省其德純其治約而教化行矣治

德厚范史注易地

思疑惠或恩

為疑偽

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灾害不生國無刑人囹圄空虛及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夫使子產命可易吾不愛家一人其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於廷商人哭於市農人哭於野處女哭於室良人絕琴瑟大夫解佩玦婦人脫簪珥皆巷哭然則思者仁恕之道也君子之治始於不足見而終於不可及此之謂也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故曰德莫大於仁而禍莫大於刻夫善不可以為求

而惡不可以亂去。今子方病，民喜而相賀曰：臧孫子已病，幸其將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懼。曰：臧孫子病又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孫子又不死矣，子之病也，人以相喜，生也，人以相駭。子之賊心亦甚深矣，為政若此，如之何不非也。於是臧孫子慙焉，退而避位。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於其廷，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甚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甚崇，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入其廷，廷甚閑，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道也。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而道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使然、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

行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
 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顧謂
 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何如、左右曰、罪
 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得一言而
 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
 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
 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
 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旒、以為寡

人戒

臣術

本書有
作行

前上有
之字

人臣之行、有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
 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
 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
 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
 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
 於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

諛作道

明察極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

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爲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卷之四十三
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對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不失四時，通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通於人事，行猷舉繩。

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忠正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也

復恩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三行賞而不及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三行賞而不及我意者君

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義使不得爲非者吾以爲次賞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中者吾復以爲次賞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勞苦之士子固爲首矣吾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者

聖王先德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華作燈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華燭滅，乃有引美

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燭滅，有引

待作持

妾衣者，援得其纓，待之矣。」促上火，視絕纓者，王

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

乎？」乃命左右，今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

二作三

臣皆絕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

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而却敵，卒得勝之。

莊王怪而問之，對曰：「臣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

久舊作
人改之

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

夜絕纓者也。

陽虎得罪，北見簡子曰：「自今已來，不復樹人矣。」

簡子曰：「何哉？」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

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

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

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

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復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

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

種作樹

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種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已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也。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

則下莫不慕義節之榮，而惡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進之作
進闕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稀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其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之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誅賞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矣。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矣。善

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

齊桓公逐鹿而遠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也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何為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特牛子太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見暴如此叟者也是公

知獄訟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逸四支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

舊無固
逸之固
字補之

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人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

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也不齊之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壞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

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
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
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
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
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
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
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
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
由入矣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
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
得民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而致近也
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

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江海者託於
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非其人
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
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
主哉。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
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穆
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
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

處繼絕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
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身死不
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
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
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
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
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
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

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以其所爲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而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恠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心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也

心作必

齊桓公設庭燎朞年而士不至於是而有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臣聞主君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

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髡曰古者所好四王所好三焉王曰可得聞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髡曰古者有驥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嫱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

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

君待我朝哥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而亡其家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窮乎太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仁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

仁作行

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公賜之齊國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

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乎？對曰：不知賢、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桓公曰：善。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問曰：楚齊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眇子將，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僅存耳。於是齊使申

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斬其首而反於齊。是齊王更使眇子將，楚悉發四境之內，王自出將，僅而得免。至舍，王曰：何先生知之早耶？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眇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

君之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

法誠作敬慎

法誠

昔成王封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往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

無曰字

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來弔。叔敖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獨無一言以教冉乎？」公子牟曰：「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穰侯曰：「善。」

善說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耶？」賜父老無徭役。先生又不拜。王曰：「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得無有。」

過乎閭丘先生對曰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

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

修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祝雍曰使王近於仁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反質

秦始皇帝既兼天下侈靡奢泰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

以刑殺爲威、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服、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四百餘人、皆坑之、侯生後得、始皇召而見之、侯生曰、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生曰、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趣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輿馬文

生上有侯字

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刻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耳、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久見矣、臣等恐言之無益、而自爲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以必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

刑作形

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刑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對曰：生於姦。邪淫佚之行也。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文飾之耗，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文繡纂組，傷女功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女功傷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

禁技功，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則貧窮者為姦邪，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已為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文侯曰：善。

忌作它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忌諫曰：子為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吾觀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

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
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
忌慙而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桓子新論 潛夫論

桓子新論

桓譚

昔秦王見周室之失統喪權於諸侯故遂自恃
不任人封立諸侯及陳勝楚漢咸由布衣非封
君有土而並共滅秦高帝既定天下念項王從
函谷入而已由武關到推却關修強守禦內充
實三軍外多發屯戍設窮治黨與之法重懸告

焉恐怨

反之賞及王翁之奪取乃不犯關梁阨塞而坐
得其處王翁自見以專國秉政得之卽抑重臣
收下權使事無大小深淺皆斷決於己身及其
失之人不從大臣生焉更始帝見王翁以失百
姓心亡天下旣西到京師恃民悅喜則自安樂
不聽納諫臣謀士赤眉圍其外而近臣反城遂
以破敗由是觀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勝爲
設防量備哉防備之善者則唯量賢智大材然
後先見豫圖遏將救之耳

維鍼艾方藥者已病之具也非良醫不能以愈
人材能德行者治國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
功醫無鍼藥可作爲求買以行術伎不須必自
有也君無材德可選任明輔不待必躬能也由
是察焉則材能德行國之鍼藥也其得立功效
乃在君輔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
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
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廣非特止於十也
言求取輔佐之術旣得之又有大難三而止善

二爲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勝衆一口不能與一國訟持獨特之論干雷同之計以疏賤之處逆貴近之心則萬不合此一難也夫建蹕殊爲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見也又使明智圖事而與衆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難也既聽納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讒人隨而惡之卽中道狐疑或使言者還受其尤此三難也智者盡心竭言以爲國造事衆聞之則反見疑壹不當合遂被譖想雖有十善隔以一惡去此一止善也材能

想恐想

之士世所嫉妬遭遇明君乃壹興起既幸得之又復隨衆弗與知者雖有若仲尼猶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間疑若伊呂之見用傳說通夢管鮑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又說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觀使者則以古之賢輔厲主欲間疏別離則以專權危國者論之蓋父子至親而人主有高宗孝已之設及景武時栗衛太子之事忠臣高節時有龍逢比干伍員晁錯之變比類衆多不可

設以讒

各恐合

盡記則事曷可爲邪庸易知邪雖然察前世已然之効可以觀覽亦可以爲戒維諸高妙大材之人重時遇咎皆欲上與賢侔而垂榮歷載安肯毀名廢義而爲不軌惡行乎若夫魯連解齊趙之金封虞卿捐萬戶與國相乃樂以成名肆志豈復干求便辟趨利耶覽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觀之世間高士材能絕異者其行親任亦明矣不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終無益也

凡人耳目所聞見心意所知識情性所好惡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務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淺聽明有闇照質行有薄厚亦則異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則不能見其大體大體者皆是當之事也夫言是而計當遭變而用權常守正見事不惑內有度量不可傾移而誑以譎異爲知大體矣如無大材則雖威權如王翁察慧如公孫龍敏給如東方朔言灾異如京君明及博見

多聞書至萬篇爲儒教授數百千人祇益不知大體焉。維王翁之過絕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飾非奪是。辨能窮詰說士。威則震懼羣下。又數陰中不快己者。故羣臣莫能抗答其論。莫敢干犯匡諫。卒以致亡敗。其不知大體之禍也。

夫帝王之大體者。則高帝是矣。高帝曰。張良蕭何韓信。此三子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體之効也。

王翁始秉國政。自以通明賢聖。而謂羣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舉措興事。輒欲自信任。不肯與諸明習者通共。苟直意而發。得之而用。是以稀獲其功效焉。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體者也。高帝懷大智略。能自揆度羣臣制事定法。常謂曰。庠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爲之憲。度內疏政合於時。故民臣樂悅。爲世所思。此知大體者也。王翁嘉慕前聖之治。而簡薄漢家法令。故多所變更。欲事事効古。美先聖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釋近趨遠。所尚非務。故以高義退致

廢亂此不知大體者也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窺視其國相及諸將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知吾蕭何曹參韓信樊噲等亦易與耳遂往擊破之此知大體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後東擊青徐衆郡赤眉之徒皆不擇良將而但以世姓及信謹文吏或遣親屬子孫素所愛好咸無權智將帥之用猥使據軍持衆當赴強敵是以軍合則損士衆散走咎在不擇將將與主俱不知大體者也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衆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所以動天地者也

王翁刑殺人又復加毒害焉至生燒人以醢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復薦覆以荆棘人既死與木土等雖重加創毒亦何損益成湯之省納無補於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齊宣之活牛無益於賢人賢人善之者貴其有仁心

思慈恩

也文王葬枯骨無益於衆庶衆庶悅之者其思
義動之也王翁之殘死人無損於生人生人惡
之者以殘酷示之也維此四事忽微而顯著纖
細而猶大故二聖以興一君用稱王翁以亡知
大體與不知者遠矣

聖王治國崇禮讓顯仁義以尊賢愛民爲務是
爲卜筮維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時日而
篤於事鬼神多作廟兆潔齋祀祭犧牲殺膳之
費吏卒辨治之苦不可稱道爲政不善見叛天

矢射當
作射矢

下及難作兵起無權策以自救解乃馳之南郊
告禱搏心言冤號興流涕叩頭請命幸天哀助
之也當兵入宮日矢射交集燔火大起逃漸臺
下尚抱其符命書及所作威斗可謂蔽惑至甚
矣

淳于髡至鄰家見其竈突之直而積薪在旁曰
此且有火災卽教使更爲曲突而徙遠其薪竈
家不聽後灾火果及積薪而燔其屋鄰里並救
擊及滅止而烹羊具酒以勞謝救火者曲突遠

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飲飯智者譏之云教人曲突遠薪固無恩澤焦頭爛額反爲上客蓋傷其賤本而貴末豈夫獨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國亂亦皆如斯是故良醫醫其未發而明君絕其本謀後世多損於杜塞未萌而勤於攻擊已成謀臣稀賞而鬪士常榮猶彼人殆失事之重輕察淳于髡之預言可以無不通此見微之類也

王者初興皆先建根本廣立藩屏以自樹黨而

流恐統

強固國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輿而封黃帝堯舜夏殷之後及同姓親屬功臣德行以爲羽翼佐助鴻業永垂流于後嗣乃者強秦罷去諸侯而獨自恃任一身子弟無所封孤弱無與是以爲帝十四歲而亡漢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計導殷周之長道哀顯功德多封子弟後雖多以驕佚敗亡然漢之基本得以定成而異姓強臣不能復傾至景武之世見諸王數作亂因抑奪其權勢而王但得虛尊坐食租稅故

導恐遵

漢朝遂弱、孤單特立、是以王翁不興兵領土、而徑取天下、又懷貪功獨專之利、不肯封建子孫、及同姓戚屬、爲藩輔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傳曰、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爲醫、與亡國同政者、不可爲謀、王翁行甚類暴秦、故亦十五歲而亡、失獵射禽獸者、始欲中之、恐其創不大也、旣已得之、又惡其傷肉多也、鄙人有得鮠醬而美之、及飯惡與人共食、卽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醬、遂弃而但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

但疑俱

時、乃樂與人分之、及已得而重愛、不肯與、是惜肉嗜鮠之類也、

昔齊桓公出見一故墟而問之、或對曰、郭氏之墟也、復問郭氏曷爲墟、曰、善善而惡惡焉、桓公曰、善善惡惡、乃所以爲存、而反爲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貴己、而不用、則怨之、惡人見其賤己、而不好、則仇之、夫與善人爲怨、惡人爲仇、欲母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賢智材能之士、皆徵聚而不肯用、使

人懷誹謗而怨之，更始帝惡諸王假號無義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見攻而身死，宮室燒盡，更始帝爲諸王假號而出走，令城郭殘，二王皆有善善惡惡之費，故不免於禍難大災，卒使長安大都壞敗爲墟，此大非之行也。北蠻之先與中國並，歷年茲多，不可記也。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驚獸聚而鳥散，其強難屈而和難得，是以聖王羈縻而不專制也。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國

不絕如綫，於是宣王中興，僅得復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強，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乃築長城以分之。漢興，高祖見圍於平城，呂后時爲不軌之言，文帝時匈奴大入，烽火候騎，至雍甘泉，景武之間，兵出數困，卒不能禽制，卽與之結和親。然後邊甬得安，中國以寧。其後匈奴內亂，分爲五單于，甘延壽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韓耶單于，故肯委質稱臣，來入朝，見漢家，漢家得以宣德廣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歷世無寇安

甬恐民

及恐反

彈當作

彈

天下當

補作字

危尚未可知，而猥復侵刻匈奴，往攻奪其璽綬，而貶損其大臣號位，變易舊常，分單于為十五，是以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及遂持屈強無理，多拜將率，調發兵馬，運徙糧食財物，以彈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擾亂，竟不能挫傷一胡虜，徒自窮極竭盡而已。書曰：天孽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謂矣。夫高帝之見圍十日不食，及得免脫，遂無愠色，誠知其往攻非務，而怨之無益也。今匈奴負於王翁，王翁就

往侵削擾之，故使事至于斯，豈所謂肉自生蟲，而人自生禍者耶？其為不急，乃劇如此，自作之甚者也。

夫疑災

夫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逢明主賢臣，智士仁人，則修德善政，省職慎行，以應之，故咎殃消亡，而禍轉為福焉。昔大戊遭桑穀生朝之怪，獲中宗之號；武丁有雉雉升鼎之異，身享百年之壽；周成王遇雷風折木之變，而獲反風歲熟之報；宋景公有熒惑守心之憂，星為徙

三舍由是觀之則莫善於以德義精誠報塞之矣故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脩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見怪則脩身神不能傷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驕失政士庶多邪心惡行是以數有災異變怪又不能內自省視畏天戒而反外考謗議求問厥故惑於佞愚而以自註誤而令患禍得就皆違天逆道者也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衆人咸豫部署云甲

處疑慮

乙當爲之後果然彼何以處知而又能與上同意乎孔子謂子貢億則屢中令衆人能與子貢等乎余應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輩相去不甚膠著其脩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聞知也夫明殊者視異智均者慮侔故羣下之隱常與上同度也如昔湯武之用伊呂高宗之取傅說桓穆之授管甯由奚豈衆人所識知哉彼羣下雖好意措亦焉能貢斯以可居大臣輔相者乎國家設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姦邪又內量中丞御史以

直忠貞

重恐置

未恐衍

正齊轂下，故常用明習者，始於欲分正法，而終乎侵輕深刻，皆務酷虐過度，欲見未盡力而求獲功賞，或著能立事，而惡劣弱之謗，是以役以箠楚，舞文成惡，及事成獄畢，雖使臯陶聽之，猶不能聞也。至以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漸至于朝廷，時有忿愾，聞惡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惑譏。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執重，而令上得施恩澤，此言甚非也。夫賢吏正士，為上處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當必

皇恐星
坐帝之
帝恐衍

於恐衍

可行也。罪之當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聽行其事，則當受強死也。哀帝時，待詔伍客，以知皇好方道，數召，後坐帝事下獄，獄窮訊得其宿與人言，漢朝當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以為先帝，為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語之時，過差失誤，乃不足被以刑誅，及詆欺事，可無於不至罪，易言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即以是論諭，人主寧可謂曰何為比我禽獸乎。如稱君之聖明與堯舜同，或可怒曰何

故比我於死人乎。世主既不通，而輔佐執事者，復隨而聽之，順成之，不亦重為矇矇乎。

潛夫論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黑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

本書黑
作墨

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製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

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幽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凡爲治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飾末、夫爲國者、以富民爲本、以正學爲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淫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太平基也、夫富民者、以農桑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飾爲

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辨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烈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取於野、此富國之本

也遊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源也忠信謹
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
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桑赴遊業披採衆
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
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
今工好造雕琢之器僞飾之巧以欺民取賄雖
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者所以通物
也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競鬻無用之
貨淫侈之幣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

界疑計

費作實

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然
內有損民貧國之公費故爲政者明督工商勿
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
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
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
雕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尚之
此傷道德之實而惑矇夫之失者也詩賦者所
以頌善醜之德泄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
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爲饒辨屈蹇之辭

失作大

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閨門所以爲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偷勢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眩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爲孝也今多違志以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飾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

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玩法以便己苟得之徒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開亂危之源者也五者外雖有賢才之虛譽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愚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闢

必作心

徒下有
弗能塞
三字

四門明四目通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
照故共鯨之徒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秦之二
世務隱藏己而斷百僚隔捐疏賤而信趙高是
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
潰叛弗得聞也皆知高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
乃始駭閭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乎故人君兼
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是故
明君莅衆務下之言以昭外也敬納卑賤以誘
賢也其無拒言未必言者之盡用也乃懼拒無

上聖作
望
表作責

用而讓有用也其無慢賤也未必其人盡賢也
乃懼慢不肖而絕賢聖也是故聖王表小以厲
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
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
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故治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
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
也既患其正義以繩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
及下尹居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卻宛得衆

無居字
尹疑尸

無諫字
按作揀

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構讒，耿壽建常
平，而嚴延妬其諫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按其
功，由此觀之，處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
與寵人爲讎矣。乘舊寵沮之於內，而已接賤欲
自信於外，此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
一世，而終不得遇者也。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
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嘗觀上記，近古
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故哉？察其敗，皆

二與字
共作以

由君常好其所以亂，而惡其所以治，憎其所與
存，而愛其所與亡，是故雖相去百世，殊俗千里，
然其亡徵敗迹，若重規襲矩，誓節合符，故曰：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
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
人且病，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以其
不嗜賢也。是故病家之厨，非無嘉饌，乃其人弗
之能食，故遂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其君弗
之能任，故遂亡也。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

舊無脈
字補之

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脈永也身之
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
術理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
灸鍼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
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
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驅馬不可以追
速進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有形見物苟
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以撫民氓乘
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理世不得真賢譬由治

道下有
術字

病不得真藥也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
功加於民德稱其位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能
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

固作賢

凡有國之君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
任不固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
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
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所以人君孤危於上而
道獨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
法行則宄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

亟作咸

用則公法奪列士之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思私之徒所以為日夜杜隔賢君義士之間亟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眾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而人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之說獨用汚吏之言此所謂與仇選使令囚

謂作為

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眾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謂而度之以義故舉無遺失而功無廢滅也惑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替於眾不謀於心苟眩於愛唯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故有周之制天子聽政三公至於列士獻詩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無

三上有使字

宿作苟

敗也末世則不然徒信貴人驕妬之議獨用宿
媚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愆咎論德義者見尤
惡於是諛臣佞人從以詆訾之法被以議上之
刑此賢士之妬困也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
也而驕妬之臣噬賢之狗也人君內秉伐賢之
斧而外招噬賢之狗欲其至理也不亦悲乎
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
以德昌而以兵強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
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

自而外

至理也

作權噬

賢之狗

而外招

賢欲其

至也

用作明

嶮作阪

守則城亡是何也哉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
負之數不用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退無畏此
所以然也夫服重上嶮步驟千里馬之禍也然
騏驥樂之者以御者良足為盡力也先登陷陣
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
為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者非為
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
利害有異耳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耻辱
則避禍亂也非此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

微至爾
今舊作
求實取
令改之

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疏貴賤愚智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並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空死哉？乃義士且以徼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歎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阻解，不肯復死者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以千數，大小之

屈作拙
挾作巧

戰歲十百合，而希有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於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進有獨死之禍，退蒙衆生之福，此其所以臨陣忘戰而競思奔北者也。今觀諸將，既無料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又甚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屈遇敵，挾此為將吏驅怨，以禦讎，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將不能勸

其士不能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一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也所以求之非道耳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其利斷金能如此者要在於明操法術而已矣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

一作全名下有揚

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民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鷹野鳥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哉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廣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達而為左右所鞫案更為愚惡無狀之臣者豈可勝數哉孝成終沒

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後賢雖有憂君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沈吟觀聽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也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者雖慙之不治也堯舜拱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王莽馳騫而不足勢亂也故

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也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致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譽傳於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也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

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末也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順其心而理其行心情苟正則姦慝無所生邪意無所載矣是故上聖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由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強也此乃

教化之所致也聖人甚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檢淫邪而內正道耳民蒙善化則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天民也由良工之爲麴鼓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鼓盡美而多量其遇拙工則一蔭之麴鼓皆臭敗而弃捐今六合亦由一蔭也黔首之屬猶豆麥也變化

云爲在將者耳、遭良吏則皆懷忠信而履仁厚、
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忠厚積則致太
平、姦薄積則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
而薄威刑、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
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方圓薄厚、隨鎔制
耳、是故世之善惡、俗之薄厚、皆在於君主、誠能
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方厚之情、而無淺
薄之惡、各奉公正之心、而無姦險之慮、則羲農
之俗、復見于茲、麟龍鸞鳳、復畜于郊矣、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四

